



天涯诗海

门前的花儿

(外二首)

■ 郝兴燕

开始只是几粒怯生生的绿，
在篱笆边试探着踮脚。
某个露水丰盈的清晨，
突然举起小喇叭，
把阳光吹成七彩的泡泡。

是母亲洗衣时溅落的水珠，
在花瓣上练习跳房子。
蝴蝶飞过就迷了路，
把花粉当作地图，
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标记。

放学路上最是热闹，
它们歪着头数我们的脚步，
一朵，两朵，三朵……
直到晚霞给它们戴上金边，
才肯合拢小手掌，
把秘密藏进叶脉里。

如今水泥地越爬越近，
它们却仍守着那片泥土——
每当风来，就轻轻摇晃，
仿佛在提醒:看啊，春天，
一直住在我们门前。

甜

起初是蜂巢坠落的蜜，
在青石板上缓缓爬行。
蚂蚁们手拉手围过来，
舔舐着阳光的馈赠——
那么小，那么亮，
像清晨的第一颗露珠。

后来是母亲熬的红糖，
在瓷碗里慢慢融化。
她搅动的木勺，
画出一个又一个圆，
把苦涩的药味，
悄悄藏进甜腻的漩涡。

再后来是果园的馈赠，
熟透的柿子挂在枝头，
轻轻一碰就溢出糖浆。
麻雀啄食时，
汁水顺着喙尖滴落，
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

如今我尝过许多甜，
却总想起那个午后——
父亲从集市带回的麦芽糖，
黏住了牙齿，也黏住了时光。
原来最深的甜，
总是藏在记忆的褶皱里。

时光

是母亲梳齿间溜走的黑，
一根根，
在搪瓷盆底积成霜。

是晒谷场旋转的陀螺，
转着转着，
就把孩童的尖叫
捻成无声的烟。

是旧课本里扁平的枫叶，
脉络依旧清晰，
却再也托不住
那年秋天的重量。

最数墙角的扫帚知道，
它每天收集的尘埃里，
总掺着几粒
我们没留神的晨光。

而今我翻动相册，
忽然听见——
所有定格的笑，
都在纸页间 轻轻荡漾。

一些游客自
驾来这里打卡兜风，
车子有像螃蟹的，有
像甲壳虫的，还有各
种颜色的敞篷车，车
里坐着帅哥和美女，
戴着墨镜，很拉风，就
像电影里面的镜头。

朋友从内地来海南游玩，我会建议他们到太阳湾走一走，感受一下山海苍茫、曲径通幽的海景山路。太阳湾既是湾，也是路。盘旋在高出海平面近百米的半山腰之上。远离市区，依山傍海，雅致清幽，一侧是大海，一侧是高山。山翠、湾美、水清、石奇，此湾成为了喜好猎奇的年轻人来三亚必去的打卡之地。

“我在太阳湾等你，来吧，这里的美，很惊艳。”这是朋友发在微信朋友圈的文字。

太阳湾位于亚龙湾最西边，因环抱海湾的山脊上有一块形似太阳的红色巨岩，宛如太阳落山而得名。远远望去，犹如一条蓝色绸带，舞动着



亲情家事

在儿歌里安放心灵

□ 马亚伟

给儿子买了一本儿歌，每晚我要为他唱一会儿。我惊叹于那些经典儿歌的流传时间之久，《上学歌》《一分钱》《小燕子》《春天在哪里》等等，都是我小时候唱过的，现在唱起来依旧觉得节奏明快，朗朗上口。

那天我正在专注地唱《小燕子》，丈夫看着我，忽然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唱儿歌，感觉你整个人就像返老还童一样，很有一种童真童趣，跟平日里差别很大。”我被他逗笑了，说：“我唱儿歌的时候，就是在童年时光里走了一遭呢！”

真的有这种感觉！每每当唱起熟悉的儿歌，我的耳边都会回响岁月深处的袅袅乐音。那时候，我简单纯真，就像一株朴素的小草。我喜欢放开嗓子唱歌，坐在田埂上唱，荡在秋千上唱；追蝴蝶的时候唱，打猪草的时候唱；伴着清风鸟鸣唱，仰望着蓝天白云唱……即使没有音乐天赋，童音本身就是天籁。儿歌声声，清亮亮的，脆生生的，嗓音像是浸润了阳光雨露般自然清透。

少年时，我在母亲身边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春风送暖，梁上燕子飞进飞出，母亲忙着做烙饼炒鸡蛋，我坐在门槛上。好香啊，那种饭香只有在老屋用柴火才能烧出来。燕子“叽叽喳喳”叫着，空气中弥漫着春天酥软的气息。

闲庭信步

书香盈夏凉意来

□ 刘刚

间凉风吹拂，多么悠闲自得！

暑热之中，每一位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清凉。韦应物闲居园中，享“北窗凉气多”；梅尧臣于寺中避暑，觉“煮茗自忘归”；陆游于夏夜外出，感“溪涨清风拂面”；苏轼因一场夜雨而欣喜，念“又得浮生一日凉”……

当然，也有不怕热的诗人，金朝庞铸留诗曰《喜夏》：“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青奴初荐枕，黄妳亦升堂。鸟语竹阴密，雨声荷叶香。晚窗无一事，步履到西厢。”古人深知“烦夏莫如赏夏”，所以诗人说“小暑不足畏”，用上竹夫人，时时处理公务，听竹林鸟鸣，雨打荷叶，傍晚凉爽，闲暇无事，穿上木屐到西厢去。

暑热谁不惧，如庞铸这样的诗人仅是个别。但多数诗人还是用宁静平和的心态去应对，恰如白居易，他写道：“何故销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得，难更与人同。”临风窗下，暑热之中，真正能带给人清凉的，恰是一份宁静、淡泊、平和的心境。

读书心自宁。阅读、悦读，盛夏书香，总能带来一份悠然的清凉和一段宁静的时光。

海南的沙滩，是岛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退潮时，沙滩成为岛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捕鱼拾贝，享受大自然的馈赠。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活动，实则蕴含着岛民对沙滩深深的眷恋与珍视。

正如岛民所言：“沙滩是我们的粮仓。”每当退潮，他们便在沙滩上忙碌，拾贝捕鱼，这不仅是生存方式，更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沙滩因此被赋予家的意义，成为岛民心中永恒的港湾。在古代，海南岛民常在退潮时集体前往沙滩捕鱼，这一习俗代代相传，沙滩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与大海和谐共生的见证。每当潮水悄然退去，沙滩上便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岛民们或挥网捕鱼，或低头拾贝，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

沙滩往往是很多节庆活动的主要场所，例如“三月三”“中秋丰收”等活动，青年男女会在沙滩上对歌、跳竹竿舞，欢声笑语在海风中回荡。著名作家林清玄也曾回忆，在他的童年时光里，每逢中秋佳节，全家人都会在沙滩上赏月、吃月饼，沙滩成为了家人团聚和传承家风的温馨场所。

在海南岛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当退潮之时，沙滩便如一幅幅精

蓝宝石的颜色又略深，这天然色调，纵然是名师画手，也难以描摹。海水微荡着涟漪，仿佛就在你的眼帘下轻声絮语，向你诉说着岁月悠长，诉说着昨天和今天的沧海桑田。

太阳湾不需要门票，路上没有停车场，也没有商业小店，只有一些观景平台供行人观景拍照。行驶在路上，每次停车的时间限制7分钟，路灯箱上有监控自动抓拍。时间到了，路灯上的语音箱就会响起，报出车牌号，并呼叫：“您停车时间已到，请及时开走，您停车时间已到，请及时开走”。有的人偶然开车路过此地，停下来，看呆了，掏出手机，美照还未来得及拍，还未尽兴，哪里愿意走呢？于是，就在这段公路上停7分钟，又开到下一段公路停7分钟，一路上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只为欣赏美景，多拍几张照片。所有的车辆行至此地都会自觉减缓车速，像欣赏美女一样多看几眼。一些游客自驾来这里打卡兜风，车子有像螃蟹的，有像甲壳虫的，还有各种颜色的敞篷车，车里坐着帅哥和美女，戴着墨镜，很拉风，就像电影里面的镜头。

傍晚，是最佳的观景时刻。此时海水满盈盈的，夕阳西下，波涛像顽皮的小孩儿，前呼后拥，金光灿灿的云彩，波光粼粼的海面，凉风习习，沁人心脾。身边，有穿着艳丽长裙的女孩儿从你眼前飘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沉醉的香气。青山、大海、夕阳、美女，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夕阳图画。

酒店坐山拥海，推窗见海，出门见绿，莺歌燕舞。这里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让人遐思的地方，让人发呆的地方。清晨，迎着习习凉风，骑上共享单车，沿着太阳湾景观公路骑行，悠悠哉哉，走走停停，看山、看海、看日出。山间的树林透着翠绿的光，空气中弥散着大海的气息，享受着大自然带给人们的馈赠……

我在太阳湾等你，你来吗？

充满了热爱——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依旧是曾经的我。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被某种东西触动，一下子回到少年时光。沧桑的面容下还有颗真挚纯净的童心——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美好！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明显的感觉，每晚为儿子唱一会儿儿歌再睡，觉得身心愉悦，连梦都是轻盈的。那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身体完全放松，心灵洁净如初，人又回到孩子般的简单赤诚的状态。原来，儿歌真的可以安妥心灵啊！

俗世喧嚣，红尘扰攘，我们成年人的心灵常常蒙尘。你会感到厌倦和疲惫，会感到失落和沮丧，这样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种抚慰。儿歌，帮我们找回最纯真的记忆，帮我们拾起最美好的落花，真的可以安妥心灵！

在记忆的角落里，在陈年的故事里，翻出几首儿歌，随着熟悉的旋律，唱起来吧。唱一唱，把心灵安放好！

琼岛风情

海南的沙滩

□ 谢辉

美的画卷缓缓展开，五彩斑斓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岛民们用贝壳制作各种工艺品，让它们以沙滩为舞台，向世人展示海南岛独特的文化魅力。贝壳工艺品，不仅独具艺术魅力，更是凝聚了岛民们的智慧结晶与辛勤汗水。

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曾深入海南岛体验生活，她发现沙滩上的舞蹈元素丰富多样。于是，她将这些元素融入自己的舞蹈作品中，创作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舞蹈。沙滩成为了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每当周末或者节假日，可以在退潮时看到很多大人带着小孩赶海的身影。那些平缓绵延、沙质细腻、海水清澈的沙滩，是最佳的活动场所。他们头戴斗笠、手拿竹筐，或捕鱼或拾贝，全家老少一起参与，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当夜幕低垂，沙滩上便星星点点地亮起一盏盏有故事的明灯。它们或讲述着古老的传说，或分享着生活中的点滴趣事。远处，不时有悦耳的歌声传来，此时的沙滩是那般温馨和浪漫。

沙滩之韵，岛民之魂。海南岛的沙滩，不仅仅是一片金色的海岸线，更是人们生活的领地、精神的寄托和文化的根须。

阅读西沙石岛

千百年的惊涛，雕出了如此峥嵘桀骜的形态。
千百年的海风，塑成了这等龙盘虎踞的神韵。
哦，老龙头，你屹立三沙石岛，读苍茫海天，数千秋风云……

你有琴心，任微波回荡在纵横的兀角穹穴，弹奏出抑扬顿挫的和声。

你有剑胆，任洪潮冲击，挺铁胸铜胆，发出不屈不挠的狂啸傲歌。

不管风平，抑或浪涌，那声声涛音就是你的心语。
我会听到，有赵述宝船，解缆升帆挥棹击水的呼喊；我会听到，有永兴号舰，劈波前行，拉响激情的汽笛。

还会听到，琼崖兄弟赶汛的螺号，岛上渔家起网的渔歌……

多少人慕名远道而来，观石听涛，令心潮共鸣，情浪激荡。
而我，更想问候那曾在這悲空勒字的战士，他刻在峭壁上那鲜红的“祖国万岁”，是涛声中最美的强音。

走进三沙渔船

舱门旁，挂着
一串虎鲨响过惊涛的剑脊，
一串龙虾写上神话的彩甲，
一串螺贝映着海霞的斑斓……

船头，站着一个穿灰褂子的琼海老渔工。
看他又开的脚丫，牢牢扎在舷板上。宽厚的肩膀，正扛着风云滚动的海天。
看到他肌腱隆起的黝黑双臂，你会相信，他能用网绳，拉动那波涌涛翻的潮汛。
此刻，他正深情地望着，桅杆上飘动的五星红旗……

在船上，我读到了，网绳装订起的一部躬耕南海的传奇。

而驾驶台上，汗渍斑斑的发黄的更路簿，便是几百年琼崖方言写就的序言。

织网谣在飘荡

凝望些什么呢？停住了海岛沙滩上彳亍徘徊的脚步。

谛听些什么呢？任三沙的海风，把翠绿的披巾一阵阵飘动。

是看天边的樯桅，擎起变幻的云层？是听雾中的螺号，将南海的心音鼓舞？

呵，来了！导航的鲎鸟，云缝中振翎，衔来一个动人的传说。

只见你摇响满壶糖浆，挥动海霞的纱巾——
定然是心海，驶进了那久待的帆影，驶进了那桅杆上飘动的五星红旗。

此刻，我听到了：椰风海韵间，飞出一曲幽婉而清脆的三沙织网谣……

葱翠的椰荫下，草海桐的繁花间，地织呀织。

绵长的情，牵出柔柔的渔歌。柔柔的歌谣，牵出绵长的网线。

一只只网眼，张望着祖宗海深处那些驭涛赶汛的耕海故事。

一个个网结，系紧对鱼群涌动的海平线后面的牵挂与期盼。

听哟，那织网谣，柔韧就像椰壳丝，系住了那斗浪的橹槓满载的归帆；甜蜜有如椰子浆，滋润着那高唱三沙渔歌的粗嗓与远航久渴的心田……